

青未了·城市部落

城市部落
chengshibuluo

创意台湾

许志杰专栏



许志杰,大学历史系毕业,媒体从业者,出版作品多种。

铁道文化之九

火车就是艺术

大家关于铁路的很多感悟是十分相似的,台湾也好,大陆也好,总有一些与之相通的东西触动自己的心灵。

或许,你也见过这样的美景:夕阳下,一列火车从远处开来,黑色的蒸汽机车冒着有些发白的煤烟,拉着汽笛,发出轰隆轰隆的声音,踩着有节奏的步点,使劲往前冲。多少火车迷陶醉其中,追逐无数春夏秋冬。我喜欢站在铁路边,看飞驰而过的火车。想起曾经有过的场景,那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如幻灯片一闪而过,既清晰又模糊,既快捷又漫长,若现实又如幻觉,在若隐若现的挣扎中,梳理着历史的脉络。

火车就是历史,它从一百多年前的远方开来,载着人类对未来的追逐,翻山越岭,过河渡江,让梦想变为现实。中国的第一条铁路叫淞沪铁路,为一帮外国的好事之徒所修造。但其寿命只有短短的一年,尚未开化的大清帝国首领以愚昧之见,判定这个呼味呼味往前蹿的庞然大物会冲掉天朝几百年的风水命脉,下令拆掉。但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大清帝国可以拆掉淞沪铁路,却无法阻挡历史前进的步伐。此后,铁路在古老的中国大地延伸,唐胥铁路、京张铁路迅速铺开,大清帝国也在火车的轰

鸣声中轰然倒下。近现代中国发展的历史,实际就是一部铁路发展史。胶济铁路串起了山东半岛与腹地的联系,沪宁铁路连接了上海与南京两大城市,京汉铁路把北京和武汉连在了一起。随之而来的是铁路两旁经济带的隆起、人口的流动、社会的交融。台湾因为有了纵贯线、环岛线,迅速打开了南北交流通道,实现全台湾的均衡发展。铁路不断线,历史就一直往前赶路。

从蒸汽机车到内燃机车、电力机车,再到磁悬浮列车、高速动车,一代代的火车头拉着历史不断前行,直到今天依然是历史前进的强大动力。欣赏着火车的力与美,你会感到,其实火车本身就是艺术。作为铁道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火车的出现激发了很多人的创作灵感,首先是文学的创作,把火车写入小说、诗歌、散文中,抒发自己内心的火车情愫。然后,将这些原创作品改编成电影的也不少,有一部朝鲜电影《火车司机的儿子》,我看了多遍,因为我的祖父和父亲都是火车司机,电影中的很多情节让我亲切和自豪。当然,最多的应该是摄影创作,自从有了火车就有了火车的影像,就形成了一路单独的铁路摄影者。他们背着照相机,或沿着铁道行走,或布点取景搞定向创作,好的摄影作品



层出不穷。

台湾的铁路题材艺术创作,与儿童紧密相关。他们善于以铁路的硬朗、威武,塑造孩子们的坚强性格,把火车不屈前行的执著、奔向理想目的地的艰难跋涉,以文学作品的形式传达给孩子。近些年,火车又更多出现在了童话和卡通漫画中,使之与孩子们的生活无限贴近。有一款超可爱的小火车模型,除了火车迷热衷收藏,也成为孩子们童年乐趣的最好收藏。

多元且散发的铁道文化背景,几乎在每个人的记忆中都留下了一段关于火车的难忘故事。第一次看见火车,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买火车票,第一次吃火车上的饭,甚至还有一次火车上的艳遇。高速火车给人们带来了出行的极大

方便,但是,在这样一闪而过的快节奏之中,铁路两边的美丽已经变得相当模糊,甚至隔离了与车外的感情交流。我们只关心下一个目的地什么时候到达,美好没有了过程,目的吞噬了享受,生活被速度拉扯得苍白而失去了张力。

前段时间我坐火车去了一趟2000公里之外的云南,普通旅客列车的时速不到100公里,慢慢腾腾、晃悠悠悠。在曼妙的火车旅行中,置身大山之中、大江之上,一部江河翻腾的历史画卷就此绘毕,一卷书写着千万句沧海桑田的诗歌徐徐展开,才知道火车就是你自己,才看懂那些隧道、桥梁存在的价值,才会欣赏一列火车拉来的艺术、历史、人生。坐着火车去旅行,可以看到的风景实在太多了。

小浮生

安宁专栏



安宁,生于泰山脚下,80后作家,出版长篇小说与作品集18部,代表作《蓝颜,红颜》、《聊斋五十狐》、《见喜》等。现为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影视戏剧系副教授。

疾行

朋友讲一个山东人性子急,是读书时交过的笔友。第一天刚刚收到他的信,介绍自己的兴趣爱好种种,想要与朋友做精神上的子期和伯牙,第二天便又收到他的第二封信,指责朋友说:我给名人写信还很快收到回复了呢,给你这无名之辈怎么就一去杳无音信?朋友惶恐,恨不能插翅飞过去,安抚他那颗快马加鞭飞驰着的心。

想起几年前大学毕业的时候,一个人在城市里奔走,同样性急,每日上班,谨记新人法则、兢兢业业之外,做事走路总是一路小跑,试图将落下的距离飞速赶上去,让总也记不住自己的领导可以在视线扫过人群时,在我的脸上留下片刻赞许的目光。我记得自己总是单位里第一个赶来上班的,又最后一个带着疲惫离去。我对领导或者前辈交给的每一个任务,都以飞驰的速度交差,并在他们心满意足的笑容里觉出自己的价值。

可是这样的付出并没有换来同事领导的认可。单位的速度照常运

转,并不因为我的加速而让我脱离新人的轨道,一步跨入优秀员工行列,反而遭来新人嫉妒和前辈的神经紧张;而领导也几次暗示,不必如此追赶,让同行的人跟着一起生出压迫感。终于在一次提交某个项目的方案时,因为连日加班加点而身体无法承受疲惫,某一天清晨起来,再也无法在自己规定的十几分钟内洗脸刷牙吃饭下楼去赶公交。

只能请假去医院看病,依然是心内焦虑,想着无论如何都不能在关键时刻落下,让别人抢了先去,否则前功尽弃,一切付诸东流。于是便急急地挂号,去找看病的大夫,可惜进门后只有一个护士悠闲地剪着指甲,看到我来,便努一下嘴,示意我坐下。我却直接一步跨到她的面前,说:我赶时间,大夫在哪儿?我想尽快开药后回去上班。护士看我一眼,慢慢道:你赶时间,可是时间并不赶你,先坐下等吧,大夫开会呢,最快也得半个小时,已经病了,何必急这点时间?

我几乎与她争吵起来,我说,耽

这样的急迫,终于让我们及其周围的人付出了身体或者精神的代价……

误了我的上班时间你们负得了责吗?疼痛不在你们身上,你们当然不急!她淡淡地瞥我一眼,并不与我计较,只是扫一眼坐在走廊椅子上同样等待的病人或者家属,说:这里已经够好了,有些人为了去好的医院看病,只是挂号就要排半个月呢,医院有医院的运行速度,总不至于为了某个人就修改了时间吧,那样,怕是又众口难调了。所以还是心平气和坐下等待吧,着急上火,也于病无补。

大夫终于等来的时候,只看了一眼,便让我尿检,而后又是交费、拍片、等化验结果,就连中途去厕所都需要排队等待。折腾下来,当初的急躁快被磨平,知道即便是插上翅膀,也不能在一秒钟内将所有程序办完,所以还是静下心来,慢慢走去。

拿到所有检查结果的时候,大夫终于下了定论,说我是心焦过度,引起身体发生病变,内分泌系统紊乱,各项机体功能也受到影响了,所以除了吃药,最好还是回去好好吃饭,慢慢调理,否则病难以根除。大夫是个温和年长的男人,看我气色苍白、

心内焦灼,便劝慰道:这么年轻,急什么呢?知道疾病的“疾”是什么意思吗?就是你平日走得大疾,又心内焦急,所以身体才罢工。跟我比起来,你还差着30多年呢,慢行去走,既能欣赏风景、领略世情,又能有益身心、交得知己,所以,何必着急?

那是我从大夫那里得到的最有用的药方,相比其他一大包用来调理的中药西药,它的疗效最为显著。出门的时候,在走廊里遇到的病人,神色里几乎有同样的焦躁不安。有人急切地想知道肚中7个月胎儿的性别,于是四处托人给医生送礼;有人因为开车过快,撞上墙壁;有人吃饭过急,将食物呛入气管;有人喝酒太急,引发胃部出血;有人长大过急,吃各种促进发育的所谓良药,却引起病变;有父母盼孩子成龙成凤太急,反而让孩子厌学出逃甚至割腕自杀。

而这样的急迫,终于让我们及其周围的人付出了身体或者精神的代价,常常等到停下脚步,因为急促“刹车”引发新的事故,且连医治的药方也无处寻到。

纸春秋

路也专栏



路也,毕业于山东大学,现任教于济南大学文学院,著有诗集、散文随笔集、中短篇小说集和长篇小说等多部。

素面朝天的写生

那本周作人译的日本文泉子著的《如梦记》放在书橱上好几年了,近来才想起来翻它。

既然是如梦,又是在三十六岁时书写遥远的幼年,确切说来是写十岁之前乃至七岁和五岁之前的事,从客观上来讲是无法确切地来写了,也就只能勾勒出个大概轮廓,就像从很远处只能望得见一座山的高度、颜色和走向,而无法看清山上的植被种类、庙宇和游人,更别提看到游人脸上的五官和表情了。然而作者又主张将当时新派俳句的新手法“写生”用于散文,即所谓“写生文”,于是就用写实手法描写了许多细节。那么久远的事情在我看来是无法真正地写生,只能用写意法,用点染法,涂抹出约略的印象来。我疑心这些细节并非全是作者本来经历的,而是出自虚构和主观想象,一个人是绝不可能把幼年时期的人物和事件记忆到这般精细的地步的,精

细到了纹理。

他和邻居家的女儿娟姑在蚕豆田里捉迷藏,这件事情或许是有的,而那蚕豆叶翻卷时白色的背面,那豆叶在风中擦着响的声音,那蚕豆花中女孩子的脸,却分明是他后来想象出来的了。再说点便利灯,那灯的美丽肯定是一团模糊的记忆,而当时孩子们落座的顺序和方位依然写得那么确定,必定也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了。三轮姐正对着灯光,坐正面,清哥一伙人并排坐在写字桌的对面,自己先是坐在太田家的小姑娘的下首,后来却又挪到三轮姐的身边去了。这一定是他成年后对于当时情形的臆想吧。那正月初一早晨喝大福茶和屠苏酒,吃杂煮、穿新布袜和木屐以及玩吉独乐和打针游戏等等的风俗画面,被他写得何其复杂仔细,其实是大和民族任何一个孩子的普遍经验被作者拿来当成个人经历写了,不同

之处在于他添加了完全属于他个人的细节,比如,他用的那只漆碗上竹叶的定纹、盖子上的羊齿草叶和小鱼鳃——可这些细节有多少是他记忆中真正有的,又有多少是他虚构的呢?

有意思的是,作者一边写一边多次提到,自己对什么什么前后的事情不记得了,也没有什么值得记述的,似乎他现在凡写下来的都是他脑中记得的。可是有写作经验的人一定知道,并不是那么回事。他写的童年时期对于人和事的那些确定无疑的想法,其实是他成年之后对于那些人和事的理解,他“写生”的只是他成年后臆想中的那个童年,而不是客观存在的那个童年,也许所谓童年原本就是成年后的一种臆想吧。

一般来说,越写实越难以描画出那种岁月的遥远之感,记忆的朦胧之魅,而文泉子用了极写实的素面朝

我忽然想到,好文章原来是这样的,要让形容词作废。

的笔致,使得全书几乎看不到什么形容词,却有无处不在形容着的感觉。那么多的描写,有着那么旁若无人的轻松,看不出用过丝毫力气,他如娓娓道来的童年时代的人和风物适得其反地有了大团大团的淡墨的效果,一切似乎都携带了黑黢黢的影子,都发生在皎洁的月光下,真的“如梦”一般。也许跟译者周作人有关,虽然写的是日本,读来却有一种民国初年的味道,一切都是灰色的或青色的,在去掉修饰的清凉和萧索中又会恍惚地流露出那么一点点艳丽,还夹杂了那么一点点适当的霉味。也许又跟周作人有关,竟还免不了有些江南的印象,那种亚热带阴沉而低的天空下的感觉。

我忽然想到,好文章原来是这样的,要让形容词作废。正如书中另一篇文章中提到的另一个作家所说的,文章中的上乘,是以金刚石为内容,以无色透明的水晶纸包之。